

从“荒原”到“森林”,为中国儿童文学拓土开疆 百岁蒋风:“种太阳”的人

■ 本报记者 林晓晖 通讯员 盛灿灿

蒋风已经一百岁了。
安静的病房里,时间的流逝似乎都停止了。老人佝偻着背,眼睛凑得极近,几乎要贴上摊开的书页。一只陪伴他许久的长柄放大镜,此刻也稍显“力不从心”。“它都帮不上大忙咯。”他抬起头,乐呵呵地说。

这里俨然是一间“书房”。床沿、床头柜、窗台,都成了临时的书架,厚重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色彩跳跃的童话书和绘本叠放在一起。

相比于身体的迟缓,说起话来,蒋风依旧中气十足,条理清晰,思维活跃。得知记者要来,他换上熨帖的衬衣,领口挺括,透着读书人的风骨。这份执着,也贯穿了他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事业。

蒋风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在浙江师范大学首开全国高校儿童文学硕士培养先河,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儿童文学馆……曾经长期“荒芜”的中国儿童文学,在他的耕耘下有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横跨一个世纪,太多事物在变迁,可蒋风身上有很多始终不变的东西——他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勤恳钻研,聊起儿童文学,有说不完的话。过几天,一年一度的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又要开办,他坚持视频连线,一字一字准备讲稿,见到那些热爱童心的世界的面孔,他感到兴奋和期待。

一个人的“光荣荆棘路”

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蒋风也几乎没有休息。

他仍在修订自己的研究著作。时代在变,理论也需要更新。前几年,91岁高龄的蒋风申报了《世界儿童文学事典》(修订本)的课题,这是儿童文学研究第一次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00多万字的篇幅,历经五年多的编撰、修订与校对,它是我国目前出版的第一部,也是资料最齐全、内容最丰富的儿童文学研究大型工具书。

如此高龄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超乎常人想象。

“这本书是我的孩子,我希望它更加完美。补充内容数量很多,很多人不愿意做这个课题。”蒋风顿了顿,“我不是想逞英雄,只是,我不做,可能就没人做了。”

他有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这份使命,深植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艰难的起点,支撑着他近乎执拗的坚持。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在社会普遍认知里,儿童文学不过是“小猫小狗叫”的“小儿科”。

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首届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上,专家们疾呼:必须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匮乏的现状,高校必须恢复儿童文学课并招收研究生!参会的蒋风心潮澎湃。

参会归来,蒋风立刻向浙江师院领导力陈开设儿童文学课的必要性。当时,无人力、二无资金、三无设备,他独自扛起了恢复开设儿童文学课的重担。浙江师院由此成为新时期全国首个重启该课程的高校。

刚起步的蒋风,是彻头彻尾的“光杆司令”。

在全国“招兵买马”时,他看中了云南教育学院的老师韦苇,欣赏其文笔和外语能力。为了促成调动,蒋风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向省教育厅说明情况。经过两年的努力,韦苇终于调入。

“把我从西南边陲招募到浙江,在当时,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如今想起,韦苇仍佩服蒋风对儿童文学的热忱和决心。

“儿童文学不是‘小儿科’,而是‘种太阳’的事业!它影响着孩子的心灵,塑造着人类的未来。”蒋风用坚定的语气告诉所有人。

1982年,蒋风专著《儿童文学概论》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系统性的儿童文学专著。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儿童文学是他们最早的教科书。”

蒋风认为,耙梳和构建起儿童文学的理论框架,是儿童文学走向真正独立学科的必由之路。

这条路,正如安徒生所形容,充满“光荣与荆棘”。光荣,在于其塑造未来的深远意义;荆棘,则因为拓荒一个从零开始的学科,注定是一场漫长、艰辛的跋涉。

1995年,蒋风已经离休,再次以一人之力创办《中国儿童文学信息报》。这份季刊,每期印刷3500份,无偿寄送给世界各地的华文儿童文学研究者。

从组稿、选稿、设计版面、校对、送印,到一份份仔细装入信封,再跑邮局寄



蒋风和孩子交流。

浙江师范大学供图



蒋风在书房工作。

浙江师范大学供图



20世纪80年代,蒋风和孩子谈写作。

浙江师范大学供图

出,他事必躬亲。唯一的经费来源是他的离休金,仅有的帮手是他的妻子卢德芳和几位热心的研究生。

经年累月的伏案工作,严重透支了蒋风的健康。

他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管狭窄,曾经步履矫健的老小伙,如今去哪儿都离不开助行车。后来,他安了心脏起搏器,带状疱疹又损害了他的视力,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他说白天工作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疼痛的,一到晚上其实非常难受。”妻子卢德芳说。

蒋风家里的地板上,有两道明显的印痕,在他长期伏案的书桌下,还有两个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儿童文学是他们最早的教科书。

——蒋风

人物名片

蒋风,浙江金华人,中国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国际格林奖获得者,曾获中国图书奖、冰心优秀儿童图书奖、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宋庆龄儿童文学特殊贡献奖等。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史》《玩具论》《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等多部著作。

童文学事业从一个人的坚守,慢慢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蒋风相信,只有越来越多人投身其中,儿童文学带来的那些细微却深远的改变,才能真正发生。

许多年前,一位金华的小学老师找到蒋风。她热爱儿童文学创作,不追求正式的硕士学位,只想学点实在的理论,创作上能得到指点就满足了。

这番话像颗种子,落在蒋风心里,让他坚定了要办一所不一样“大学”的念头:不看国籍、年龄、职业,只要真心喜欢儿童文学,都能来学。

于是,1994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在金华成立,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举办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

30多年来,这所“不收费的大学”招收了1500多名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学生里,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70多岁的长者,更多的是中青年。他们是作家、编辑、记者,是幼儿园、中小学或大学老师,来自各行各业。

知名童话作家汤汤,成为作家前,是武义县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2003年,汤汤参加了在武义的讲习班。“就因为听了那几天的课,我对儿童文学一下子着了迷。”汤汤回忆说,“心里那股劲儿压都压不住,就想着以后课余时间写童话,念给班上的孩子们听。”这成了她童话路的起点。

更广泛的人群被吸引进儿童文学的天地。蒋风播撒的种子,已悄然长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

这里,不仅走出了汤汤这样的新生代作家,2022年,讲习班的6位学员同时加入中国作协,还有大批的乡村教师把儿童文学理论运用到了课堂教学。这片森林的绿意,更延伸至国门之外。

一次偶然,蒋风在国外刊物上看到日本儿童文学著名学者鸟越信的名字,主动去信联系。鸟越信的回信,开启了一段深厚的学术友谊。

后来蒋风赴日参加国际会议,在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做研究,乃至归国后筹建中国首个国际儿童文学馆,都得到鸟越信倾力相助。蒋风也邀请鸟越信前来讲学。“当时经费困难,开不出讲课费。”蒋风说起,仍感念学术情谊的纯粹,“鸟越信先生得知后,主动提出分文不取。”

2011年,蒋风凭借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荣获第13届国际格林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这是儿童文学领域公认的最高荣誉之一,评委会在颁奖词中郑重评价:“他

以毕生精力搭建起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框架,其创办国际儿童文学馆、推动学科建设等创新举措,填补了该学科在中国的多项空白,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真正跻身世界前列。”

他是公认的大学者,有大智慧。可蒋风心里,自己就是个普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

蒋风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慕名请教的人络绎不绝,但他总能及时回复。他习惯手写信,给予详尽的解答。

一次,一位“徒孙”向他请教其早年著作中的一个观点,很快收到了蒋风的亲笔回信。信中,溯源、引例,严谨细致。言辞间,完全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后辈视作平等的交流者。

“当年写的文字,科学性与系统性都是很不够的,仅仅是探索而已。”他因为

链接

蒋风儿童文学著作精选

《中国儿童文学讲话》

1959年6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源自蒋风教授儿童文学课程时编写的教案。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资料匮乏,这部仅6万多字的专著,概述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初步描绘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框架,被儿童文学作家鲁兵赞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史略,以及编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良好开端,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界意义非凡。

《儿童文学概论》

1982年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蒋风凭借多年高校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经验著成此书。书中对儿童文学的本质、发生原理、读者、作家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举凡儿童文学各类的渊源、发展、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特色均有涉及,博采众家之长并融入己见,构建起“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架构,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及全国儿童文学理论首届评奖优秀专著奖。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蒋风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奠基之作。其系统梳理了中国现

没能完全帮上忙还有些内疚,“我因年老眼花,未能帮你作更科学的考证,实感抱歉,请原谅。”他恳切地写道。

一颗不泯的童心

“花红了,草绿了/莺儿站在树梢头,唱着迎春的曲调/啊!原来春天来了/小朋友!/切莫把春光辜负了!”

1936年,少年蒋风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第一首儿童诗《春天来了》。80多年后,一位学生从旧书堆里找出这首诗,复印给他。百岁老人摩挲着纸页,轻轻念出声。

儿童文学深深滋养了蒋风的性格。他天真、浪漫,期颐之年,岁月也没有销蚀他骨子里散发的这股童真。

今年春节,家人给他下载了“豆包”。老人兴致勃勃,对着手机接连抛出问题:“你了解蒋风吗?”“蒋风今年100多岁了,还能做些什么?”“蒋风有什么不足之处?”他想知道,这个智能体能否映照出他对自己人生的思考。

幼年时,不识字母亲常常吟诵朗朗上口的古诗,小学老师每周安排故事课,蒋风仍然记着那些温柔的诵读声和发亮的眼睛。

让蒋风下决心走上儿童文学道路的,是1947年《申报》上的一则新闻。3个孩子受荒诞儿童读物的迷惑,去峨眉山“修仙”,最后跳崖身亡。这条剪报消息,他至今保存着。

“这些荒诞的书对孩子的伤害多大啊!”蒋风十分感慨,那个年代,真正的少儿读物是奇缺的。

那么,真正的儿童文学该是什么模样?

“应如溪水般自然流淌,纯净无碍。”蒋风常常自比为“花瓣上的雨露”,一颗小小的水珠,晶莹、纯洁,给世界增添一丝美好。

对儿童文学创作,他总结出三个朴素的准则:有益、有趣、有味。“孩子们没兴趣的书,看不下去;有害的书,会伤人;唯有那些蕴含生命力的文字,才能滋养心灵。”

谈到儿童诗的语言,蒋风把手捏成一个拳头,在我面前用力扬了扬:“要像一颗小炸弹,蕴藏爆发力和感染力;更要像一颗种子,孕育着开花结果的生命!”

不分年龄,没有国界,好的儿童文学能打动所有人。它能擦亮人们感知世界的眼睛,唤醒人们对身边人、一草一木乃至整个世界的温柔与爱意。

蒋风笃信这种力量。这些年,他发起了“私人藏书公益化”的阅读活动。他将自己半个多世纪积累的1万多册儿童读物,珍贵研究资料,以及与国内外著名作家的往来信件,悉数捐赠。

像孩子一样,蒋风有着做不完的梦。“这些梦想几乎都与儿童文学有关。”他的皱纹刻满额头,眼神却清澈如初。

人会老去,但一颗浸润在儿童文学里的心——永远年轻。

《玩具论》

1996年12月,希望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首部玩具理论专著,并入选新闻出版署“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蒋风有感于国外对玩具理论研究的重视,而国内该领域近乎荒芜,便着手收集资料,组织编撰。书中涵盖玩具概念、历史、民俗、教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内容。2009年,蒋风重组团队修订,突出当代玩具对传统的继承革新,深度观照其民族化、现代化。

《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年版)

1992年由希望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涵盖古今中外儿童文学专业知识的工具书,兼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学术性,容量丰富,词条达3700多条,180多万字。该书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空白,为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交流搭建桥梁,荣获全国第三届“冰心儿童文学奖”,是蒋风过往研究业绩的集大成之作,深受国内外学者认可。

《玩具论》

1996年12月,希望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首部玩具理论专著,并入选新闻出版署“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蒋风有感于国外对玩具理论研究的重视,而国内该领域近乎荒芜,便着手收集资料,组织编撰。书中涵盖玩具概念、历史、民俗、教育、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内容。2009年,蒋风重组团队修订,突出当代玩具对传统的继承革新,深度观照其民族化、现代化。